

■ 三七著

曾经北大书系

玻璃屋顶

途中记：9月11日

怎样在拉萨花掉最后的500元

把人集合起来

天下第一庄

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

再见，罗伯茨



新世界出版社

曾经北大书系

三七著

玻璃屋顶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屋顶/三七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1
(曾经北大书系/陈平原主编)
ISBN 7-80005-690-2

I. 玻… II. 三…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581 号

玻 璃 屋 顶

作 者: 三 七
特约编辑: 李 森
责任编辑: 钟 振 奋
装帧设计: 海 洋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 (010)68994118

传 真: (010)68995974

网 址: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 public@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375

印 数: 1 - 6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5-690-2/I·095

定 价: 1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陈平原

在前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籍贯，不只代表着方音、饮食、习性等，更包含着文化趣味与学术倾向。而在教育日趋普及、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当代中国，人们见面时，还会互相询问“你是哪里人”，可那基本上属于寒暄性质（偶尔也会有“老乡遇老乡”的欣喜，但再也不会“两眼泪汪汪”了），只适合于初次见面或把酒聊天。一旦进入知识领域，学者的籍贯或出生地都变得无足轻重，“乡亲”的观念自然也就十分淡薄。以至于过去史书所津津乐道的南北学风差异（还有浙东浙西各具自家面目、岭南岭东不便同列并举等更为详细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起码显得不太重要。

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特殊的教育背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在哪里念书，远比在哪里出生重要得多。这里强调的，不是日后就业的几率、升迁的速度，而是校园生活作为精神纽带，对于走上工作岗位者，依旧起决定性作用。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类似的话——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是一所个性鲜明的大学。有人说，北大学生忧国忧民，也有人说北大学生野心勃勃，还有人说北大学生特立独行、北大学生眼高手低、北大学生……不

管你怎么评价,大部分论者都承认,北大学生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人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更有好心人不时提醒: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牺牲,最好能守中庸(中行)。就具体言论和举止而言,确实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论或骇世之举。但忠实于自家的学术/艺术感觉,不想因利益考虑而过分委屈自己,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很不讨好,我以为还是值得保留。有个性但不张扬,守规则而能发挥,这种境界,只能说是心向往之。

对于很多北大人来说,“曾经北大”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不管是惊鸿一瞥,还是终身厮守,其感觉都将刻骨铭心。不是说北大没毛病——北大人评说起自己的母校来,其严苛与刁蛮,有时远比局外人更甚。可我们也知道,工作效率不高、时有浮躁之举的北大,自有其别处难以企及的优势。起码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历经几十年风雨,依旧是今日北大校园里最具凝聚力的口号。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敢斗胆套用两句名言:一是唐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有您这碗酒垫底”。

邀请众多“曾经北大”的新老学生欢聚一堂,或吟诗作赋,或衡史论文,基于一个简单而执著的信念:作为北大人,有责任守住蔡先生所提倡的老北大的精神传统。也正因此,本书系只求作者临文以敬,待人以诚,而不强求体裁、主旨、风格的整齐划一。

2001年7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目 录

辑一◎半开玩笑

人堆	3
齐步走	6
拾粪	9
把人集合起来	13
挨骂的小学生	17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20
我为什么喜欢猫	23
一个人的示威	26
好人常受苦	30
好逸恶劳	35
《刘文学的故事》	40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	44
副排长的故事	49
不可理喻	53
不言论的自由	59

一块钱买了本《革命文艺》	63
忠孝之争	67

辑二◎不开玩笑

和鲁迅著作有关的私人经历	73
玻璃屋顶	76
荒岛读物	79
畸人丰坊	82
陈渠珍的《芄野尘梦》	86
坏医学和好文学	89
半边秀才	91
《大学》的故事	95
哈姆雷特的方程式	100
体面而快乐地活着	108
愚人宋王偃	115

辑三◎开玩笑

我没看过《切·格瓦拉》	137
我的文革记忆	143
学生三乐	146
恶人张献忠	148
理想主义者何以自处?	151

1933：为什么不投票给希特勒？	155
半部《论语》够干啥？	159
这样的“爱国主义”	163
多与少	168
给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信	170
乱谈	178
瞧那个人	182
她爬上了屋顶.....	189
有关文革的两种奇谈怪论	194

辑四◎没开玩笑

重温	201
天下第一庄	204
不知所云（一）	208
喝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215
怎样花比乘飞机更多的钱坐火车旅行	219
不知所云（二）	222
途中记：9月11日	227
七种恐惧	230
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	234
不知所云（三）	240
再见，罗伯茨	245
写字	249

私人写作之二：在中间	253
在路上	260
怎样在拉萨花掉最后的 800 元	271
小说里人物的名字	274
《红楼梦》比琼瑶小说高明在哪里？	277
游戏是无法嘲笑的	282
天地君亲师	285
后 记	287

辑

一

半开玩笑

人 堆

最小的人堆是两个人。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每个人的行事都和单独的时候不太一样。都想琢磨别人的意思，又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意思，又提防着自己的意思给对方琢磨尽了。要是三个人，那就加倍的复杂。中国人特别聪明，所以也特别复杂，所以会总结出“二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那样可怕的话来。四个人呢，五个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不过不用怕最后会算得头晕，因为人堆儿一旦大了，反而简单起来。这叫从什么变到什么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

古往今来的人堆我不讲，只讲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人堆，我是在广场上见到的，总有好几十万人吧。我是一个极难狂热起来的人，可到了那么大的堆里，想不狂热都不行，顶多是比四周的人温度低一点。一到广场，脑袋立刻就晕了，连吸进的浊气都像是纯氧，又像是从打气筒里出来的，让我一下子膨胀起来，扶摇直上。在我的感觉里，一伸手，

人
堆

就算够不着海淀，也能把西直门给推开。我估计那几十万人也和我一样，而且多数比我胀得还厉害，广场是怎么容得下我们的，这对我到现在也是个谜。我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明白人，一到广场，把来时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事实上，在这么大的人堆里，谁还有什么“想法”呢？你只要跟着大伙儿动就行了，至于大伙儿跟着谁，那是一个没人考虑的问题。——不是吗？扎堆的好处就是什么也不用想。

在这么大的人堆里，我立即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家伙。平时我是个细声细气的和平主义者，现在我杀气腾腾，像印第安战士一样号叫，还想找块石头把天上的直升飞机给打下来（当时我真觉得如果找到趁手的石头，就能把它给打下来）。平时我是个诚实谨慎的人，刚到广场还不到三分钟，我就说了十七八句大话，里边至少有一半即使那个伯爵听见也得脸红。平时我见谁烦谁，谁见我谁烦，现在我和每个人拥抱，问候，交换疯狂的手势和表情。平时我是个胆小鬼，现在我一心想找个人把他杀了。

让一个人去给你搬块石头，比你自己去搬难多了；让三个人去做，你非得跪下求他们不可；让十个人给你做，我就没听说有谁成功过。……现在我告诉你，让一万个人做点事，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只要一句话就行。要是有一百万人，你连话也不用说，使个眼色，他们“嗡”地就冲过去了。戒严那天晚上，我对从张家口来的一堆人说，你们带个头，咱们把广场这一大摊儿给缩紧点吧，平时我说过那么多有用的话，根本就没一个人听，现在我不过是说着玩儿，好几万人都“缩”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指令，反正跟着做就是了。一个家伙在东边叫喊，听见听不见的都轰地

向那边跑，其实他只是找他的老婆。另一个家伙在话筒附近打了个喷嚏，大伙都屏息静气，等待他的下文。

平常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别人傻；现在，所有人都觉得别人聪明，自己傻，什么都听别人的，别人也听别人的，最后听一个人的，只要那个人能让自己的话被众人听见，他说什么，下边都万众一心。有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上万人都盯着他，希望他说点什么，也许他嘟囔过“操你妈的电阻”，也许他什么也没说，反正后来大家都挺失望，那时他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最高点，他可能会说点改变历史的话。

只要人堆足够大，人人都胆气粗豪。怕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打过仗的人跟我解释冲锋者的勇气，说“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现在我知道他在胡说，在这么大的堆儿里，谁还知道害怕呢？就算打死谁，那也是旁边那位。而且那时脑子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情，因为根本就没脑子。每个人都觉得安全和正确，因为他觉得这么多人，总不会都傻吧？大家都这么想，谁也不会去想要傻都傻的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他是链条上的一环，而且确实是，当万众一心地往前冲时，有一个人掉过头来，恐慌会立即蔓延，转眼之间，大家都跟着向后跑，立刻散摊子了。

人

堆

齐 步 走

说过扎堆儿，再说走操。

咱们中国人所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有一样就是走得“齐”。这些年“申奥”，一个原因就是看着鬼子们办的开幕表演生气，那叫什么呀，乱糟糟的，连朝鲜都不如。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团体操，要抬手都抬90度，要伸腿都伸出70厘米，一点私心也没有，而且在外人眼里，连长相也都一样。

其实外国人到一起也挺齐的，只是未必如中国之齐。其实中国也不仅是走操，要死要活都讲究一个齐字，要站起来一齐站起来，要挨饿一齐挨饿，等到“事业有成”，也一齐胖起来，一齐在胖胳膊底下夹个一样黑的小皮包。……这又扯得远了，还是回到走操的事儿。上周末儿子参加“少儿体操比赛”，幼儿园的老师强迫我去看，这一看可是非常佩服。我这儿子，平时如果我让他抬抬右手，他肯定会抬左脚的，可那天一个滚儿也没打，中规中矩。下来后我便向老师请

教，她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法子，一站到队伍里，自然就齐了。

想起我最后一次走操，是在某年国庆大典时，大学里组织的仪仗队。我之参加，一是个子高被人挑中，二是想骗点香肠汽水吃一吃，三是据说可以有资格看焰火，——其实还是闲得慌。训练时我不太听话，但教官却不把我开除，因为我走得“齐”，其实我也不想走得齐，只是莫名其妙地被哨子影响。——要想走得齐，不用故意，要想走不齐，倒得费点力，这个可真是奇哉怪也的事情，但当时并没有想这里面的道理。教官看几个人的长头发不顺眼，快到预演时，便请我们剪短，我去剃了个光头，非常之亮，教官这回可没办法了，他总不能再把头发给我栽回去。我看他有点想让所有人都剃光头，但涉及面太广，终于没有说出口来。国庆那天，在路上我还琢磨怎么捣一点乱，到了上场的时候，却身不由己，自动地“齐”了起来，岂止自己齐，还小声吆喝：“某某你上来点”，“某某你往右看”，——如鬼附体，好几年里我都不好意思再自称是“个人主义者”。

要想知道全部的道理，还得换一个位置来看。上中学时我常常“喊队”，站在队伍外面，“立场”完全不同，非得什么都“齐”，眼睛才舒服。有个同学耳朵特别大，我看着心里那个别扭啊，真想操把剪子给他修修边儿。要是有人顺了拐，我能给气得发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有个家伙，把仪仗兵用铁丝给串了起来，——只要你站在队伍外面，你就会觉得他有道理。

中国外到建筑，里到礼法什么的，据说讲究“均衡”、“和谐”、“对称”……其实就是一个“齐”字。还有一个口

号，叫“看齐”，那是喊给咱们列在队里面的人听的。看不齐的怎么办？上街看看那些灌木去，都给修得整整齐齐，美其名曰“园艺”。

玻
璃
屋
顶

—— 8